

量与复数的研究

——中国境内语言的跨时空考察

徐丹 主编



商務印書館



YZLI0890117641

量与复数的研究

——中国境内语言的跨时空考察

徐 丹 主编



YZLI0890117641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量与复数的研究:中国境内语言的跨时空
考察/徐丹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7355-4

I. ①量… II. ①徐… III. ①语言学—
中国—文集 IV. ①H00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566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量与复数的研究
——中国境内语言的跨时空考察
徐 丹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瑞 古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07355-4

2010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½

定价: 26.00 元

序

《量与复数的研究——中国境内语言的跨时空考察》一书即将出版,主编徐丹教授让我写个序。作为此书的第一个读者,我想在这里说说我的读后感。

这本论文集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多姿多彩,美不胜收。论文集的中心是语言中数量范畴的表达,各篇论文的作者都是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有深入研究的专家,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选取一个与数量范畴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共有论文 15 篇。从选题范围看,这些论文大致可分为几类:(一)对东亚语言和藏缅语、侗台语的有关问题的研究。一篇是对东亚语言八大语族人称代词复数的形态结构的分析和归纳;一篇是对藏缅语中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的数的表达的研究;一篇谈了侗台语人称代词复数的多种形式。(二)对中国境内民族语言的有关问题研究。一篇选取纳西语的四个点作了实地调查,并结合纳西族原始宗教典籍,全面考察和描述了纳西语的量词;一篇分析了景颇语各种词类的重叠、重叠的类型及其调量功能。(三)对汉语有关问题的研究。这一大类的论文选题也很多样,既有上古汉语的,也有现代汉语的和汉语方言的;既有从语法方面考察的,也有从词汇方面考察的:一篇讨论甲骨文和上古汉语文献中名词前面的“有”字,作者认为这是表复数的形式;有两篇都是对上古汉语的名量词作了穷尽性的分析研究,

但角度不同；一篇结合梵汉对勘，考察了东汉的汉译佛经《撰集百缘经》中复数表达方式；一篇讨论了汉语中表量成分发展为强调成分的过程和条件；一篇讨论了现代汉语普通话及方言中全称量化和部分量化的表达方式以及相关问题；一篇讨论了汉语方言中复数词尾的来源；一篇考察了汉语中十组表量的反义形容词的历史演变；一篇讨论了汉语复数形式的发展，特别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讨论了复数标记后置和数量词组前移之间的关系。这样，这本论文集是对语言中数量范畴的表达作了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这种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能使我们看到只从单一角度看不到的东西，使我们对语言中数量范畴的表达的认识大大提高一步。

这本论文集的又一个特点是：论文写得很扎实，不少论文作了有意义的探索，有不少创新之处。比如：江荻《东亚语言人称代词涉数形态分析》是在分析了约 300 余种东亚语言人称代词数据的基础上写成的。姚振武《上古汉语名量词称量特征初探》对上古的名量词的功能和地域分布作了穷尽性的考察，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又如李佐丰《上古汉语的名量词》，不仅对上古汉语的名量词作了细致的描写，而且探讨了使用个体量词的句法原因和语义原因。汪维辉《汉语中的十组表量形容词》对十组形容词的历史发展作了细致的考察，指出两个反义语素相加构成并列式双音名词作为上位词来表量是汉语独有的特点，并进一步对其原因作了探讨。徐丹《从语言类型看汉语复数形式的发展》把复数标记和数量词组的位置联系起来考察，通过对汉语和跨语言材料的调查，提出一个观点：复数标记后置和数量词组前移似乎有某种相关性，这更是富有新意。还有一些论文分析表量成分与强调成分的关系，分析量值大小对词语句

法行为的影响,都是很深入的思考,能给人启发。扎实、探索、创新,这正是这本论文集的价值所在。扎实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不扎实的论文是经不起推敲的。探索是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探索未必都能成功,但不探索就永远不能前进。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动力,每一个研究者,每一代学人都必须有自己的创新,这样才能推动学术不断发展。

这本论文集还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应该怎样推动汉语研究的发展。毫无疑问,对汉语的语言事实(包括历史的、现代的)作深入细致的考察与分析,是汉语研究的基础,这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强调的。在此基础上,应该尽量开阔视野,多了解一些其他语言,特别是与汉语邻近的诸语言,这有助于加深对汉语的认识。比如这本论文集中关于纳西语量词发展的研究,就对汉语的量词发展有启发。一些新兴的语言理论,如语言类型学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大量语言研究的基础上的,对汉语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本论文集中好几篇论文都参照了语言类型学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理论,加深了对汉语及其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当然,语言类型学和认知语言学的一些现有的结论,不是不可改变的,在参照这些理论来研究某种语言的时候,如果某些结论和语言的事实有抵触,就应该根据语言事实对现有的结论提出补充或更改。比如,戴庆厦、朱艳华《景颇语的重叠及其调量功能》一文就是这样做的。这篇论文对景颇语的重叠进行了调查,发现重叠多数是表示增量或强调的,这遵循数量象似性原则,符合大多数语言的共性。但也有表达减量或部分量的,突破了“形式越多,内容越多”的句法隐喻,但与句法位置和重叠方式的差异有关。文章说,“这一个性,对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运用语言类

型学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的时候,由于语言现象的复杂以及认识角度的差异,在一些问题上,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在这本论文集中,有的论文认为,汉语复数标记的语序在汉代前后经过一次调整,由处于名词前变为处于名词后,这种调整“在语言类型学上具有意义,即 VO 语序的语言需要量词在名词前,若有复数标记,则处于名词后,这与大部分 VO 语言表现出的特征相符。”但也有的论文认为,汉语一直是 VO 语序,而上古和中古汉语中使用词汇手段表达复数时,名词前、后的形式差不多是同时存在。语言类型学上所说的“在 VO 语序的语言中表复数的词倾向于放在名词前面”,“其实只是一种统计学上的优势,很难说是一种明显的趋势”。不同看法的讨论,往往是认识深化的开端。为了推进语言学的研究,我们要做的是让这样的讨论充分展开,而不是匆忙地给这些不同看法作一个孰是孰非的评判。这本论文集对这样一些不同的看法兼容并包,是非常正确的。

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出版这样一本围绕同一主题、内容丰富多样、论述详尽深入的论文集,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我相信这本论文集会对汉语及东亚语言的研究起良好的推动作用,会给广大读者带来很多收益。

蒋绍愚

2010 年 1 月

目 录

东亚语言人称代词涉数形态分析	江 荻 1
藏缅语族语言里的“数”及其表达方式	孙宏开 24
景颇语的重叠及其调量功能	戴庆厦、朱艳华 39
侗台语人称代词的复数	吴安其 65
纳西语的量词	李 英 78
从语言类型看汉语复数形式的发展	徐 丹 90
汉语复数词尾考源	潘悟云 113
甲骨文和上古漢語文獻中名詞前“有”表複數的形式	羅 端 123
《撰集百缘经》复数表达方式	遇笑容 140
上古汉语的名量词	李佐丰 152
上古汉语名量词称量特征初探	姚振武 195
上古汉语动量范畴的表达	殷国光、南 北 237
汉语中的十组表量形容词	汪维辉 273
量与强调	董秀芳 312
全称量化和部分量化的类型学研究	李思旭 329
后记	徐 丹 369

Contents

The Morphological Categories of Personal Pronouns with Number in East Asian Languages	Jiang Di 1
Number and Its Expression in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 Family	Sun Hongkai 24
Reduplication in Jingpo and Its Ability to Mediate Quantity	Dai Qingxia, Zhu Yanhua 39
Expression of Plural in Kam-Dai Personal Pronouns ...	Wu Anqi 65
Naxi Classifiers	Li Ying 78
The Development of Plural in Chinese-Typological Perspective	Xu Dan 90
O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Plural Suffixes	Pan Wuyun 113
Noun Phrases of the Form "You + N" Denoting Collective Plurality in Early Archaic Chinese	Redouane Djamouri 123
The Plurality in <i>Zhuan ji Baiyuanjing</i>	Yu Hsiao-jung 140
Archaic Chinese Classifiers	Li Zuofeng 152
Initial Research on Quantitative Properties of Nominal Measure Words in Archaic Chinese	Yao Zhenwu 195
The Expression of Verbal Quantity in Archaic Chinese	Yin Guoguang, Nan Bei 237

Ten Groups of Quantitative Adjectives in Chinese	
.....	Wang Weihui 273
Quantity and Emphasis	Dong Xiufang 312
The Typology Research of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and Partitive	
Quantification	Li Sixu 329
Postscript	Xu Dan 369

东亚语言人称代词涉数形态分析^{*}

江 荻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 E-研究院

提要 本文目的是探讨东亚语言人称代词涉数范畴及相关现象的形态结构特征,并观察不同发生学关系语言之间在人称与数构成方面的差异。本文在分析约 300 余种东亚语言人称代词数据基础上提出,有关东亚语言人称代词复数的形态结构,藏缅语、汉语、突厥语和朝鲜语属于典型人称-词干+数词缀型,南岛语和南亚语属于人称-数词干型,壮侗语和苗瑶语可能因语言接触变化目前处在人称-数词干型、人称-数词干+数词缀型、人称-词干型以及人称-词干+数词缀型多种类型的混杂状态。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历史上可能属于人称-词干+数词缀型,目前应看做人称-数词干(+词缀)型和人称-词干+数词缀型的变动过程。这项研究对认清东亚语言各语族人称代词形态结构现状,以及进一步展开历史语言研究颇有益处。

关键词 东亚语言 人称代词 数范畴 形态结构

^{*} 本文为“量与复数概念——亚洲语言对数字和人称的表达”(法国研究部项目 ANR-06-BLANC-0259)研讨会(2009. 6. 15, 巴黎)论文。本文承徐丹教授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壮侗语请教了梁敏教授、阿尔泰语言请教了陈宗振、道布、赵明鸣教授和曹道巴特博士,特此致谢。本文还参阅了部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不一一具名,在此一并致谢。

The Morphological Categories of Personal Pronouns with Number in East Asian Languages

Jiang D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mparative Linguistic Division,
E-Institutes of Shanghai Universities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orphological structures of the personal pronoun category and related phenomena in East Asian languages. It also explores differenc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pronouns and numbers among languages with no genetic relationship.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data on personal pronouns in more than 300 East Asian languages regarding the morphological structures of plural personal pronouns, Tibeto-Burman, Chinese, Turkic, and Korean are found to belong to the “person stem + number affix” type; Austroasiatic and South Asian languages belong to the “person-number stem” type; and because of language contact, Zhuang-Dong and Miao-Yao have developed their present mixture of “person-number stem”, “person-number stem + number affix”, “person stem” and “person stem + number affix” types. Mongolian and Manchu-Tungustic languages may have historically belonged to the “person stem + number affix” type, but currently must be regarded as being i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to the “person-number stem (+ affix)” and “person stem + number affix” types. This research will help to clarify the status of the morphological structures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East Asian languages, as well as to further develop historical linguistics.

Key Words East Asian languages, personal pronouns, number, morphological structures

一、东亚语言人称代词概述

从单一语言观察人称代词似乎不算一个复杂的系统,每个单一语言的人称代词所涉及的语法范畴一般都是有限的。格林伯格那篇流传甚广的语言共性论文(Greenberg, 1963:96)指出“所有的语言都有至少包括三种人称和两种数在内的代词范畴”(普遍现象 42),但是此后的研究证明这个结论过于经验性,缺少大规模的语言调查数据支持。例如缅甸语近代以来放弃了原有的人称代词系统,采用一套来自社会尊称和等级的名词体系,相关的人称范畴必然还未完善(Michael Daniel, 2005)。实际上,把人称代词作为一个范畴类观察,所涉及的现象十分复杂,就一般了解而言,世界语言人称代词涉及的范畴至少包括:1. 是否区分单数与复数? 2. 是否有双数甚至三数范畴? 3. 人称和数是共存于同一词形(词干)不可再分析,还是分别由不同词形负载? 4. 第一人称复数是否区分排除式与包括式? 5. 复数词缀添加于单数词干还是复数词干? 6. 代词复数词缀是否与名词复数词缀同形? 7. 是否有性别范畴? 8. 是否有格范畴? 9. 是否有尊称与通称区分? 10. 第三人称是否有近指和远指区分? 11. 是否有黏着式与自由式两套平行形式? 12. 语言演变或语言接触对代词形态及其形式变化的影响。几年前德国马普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曾组织出版了一部《世界的语言结构地图》(Martin Haspelmath etc., 2005),其中数章详尽阐述了世界范围内人称代词的分布及结构特征,可惜所涉及的东亚语言数量较少,不能满足东亚语言研究的需求。

本文尝试先简单叙述东亚语言人称代词涉及的基本范畴。就第 1、2 项而言,似乎所有东亚语言人称代词都存在单数与复数的区分,部分语言有双数,例如藏缅语族的拉祜语, $\eta\alpha^{31}$ “我”, $\eta\alpha^{31}x\gamma^{33}$ “我们”, $\eta\alpha^{31}x\gamma^{33}\eta\epsilon^{31}$ “我俩”, $n\alpha^{31}$ “你”, $n\alpha^{31}x\gamma^{33}$ “你们”, $n\alpha^{31}x\gamma^{33}\eta\epsilon^{31}$ “你俩”, $z\alpha^{53}$ “他”, $z\alpha^{53}x\gamma^{33}$ “他们”, $z\alpha^{53}x\gamma^{33}\eta\epsilon^{31}$ “他俩”。拉祜语还区分第一人称的包括式与排除式(4): $\eta\alpha^{31}x\gamma^{33}$ “我们”, $\eta\epsilon^{31}x\gamma^{33}$ “咱们”。显然,拉祜语的复数(或双数)采用了单数词干添加词缀方式构成(5),而云南西双版纳的傣语则完全采用词干相互区别: kau^{55} “我”, tu^{55} “我们”, hau^{41} “咱们”, $tsau^{13}$ “你”, su^{55} “你们”, man^{41} “他”, $\eta\alpha u^{55}$ “他们”。至于第 6 项,各个语言不尽相同,例如景颇语名词复数用词缀 ni^{33} ($tfo\eta^{31}ma^{31}ni^{33}$ “学生们”)表示,代词用 the^{33} ($\eta\alpha i^{33}$ “我”, $an^{55}the^{33}$ “我们”, $na\eta^{33}$ “你”, $nan^{55}the^{33}$ “你们”, $khji^{33}$ “他”, $khan^{55}the^{33}$ “他们”)表示,而汉语、藏语等名词复数词缀跟代词词缀是一致的。第 7—10 项都不算普遍,少量语言有性别或者近指与远指的区分,观察南亚语族的布兴语和南岛语族的鲁凯语:①

表 1 布兴语(左)和鲁凯语(右)的人称代词

	1P	2P(m)	2P(f)	3P(m)	3P(f)	1P	2P	3P(近指)	3P(远指)
singular	ʒo	mi	pa	ŋa	kə	kunaku	kusu	kuani	kuaɖa
dual	da	ra pa		ra kə					
plural-excl	ʔia	pia		kɛ		kunai	kunumi	kulini	kuliɖa
plural-incl	ʔiʔ					kuta			

区分格形式的语言主要是台湾的南岛语,大多区分主格、受

① 全文表格中 1P、2P、3P 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人称;sg(singular)、du(dual)、pl(plural)分别表示单数、双数、复数;1pl-excl、1pl-incl 分别表示第一人称复数排除式和包括式,余可类推。

格、属格,还有部分区分与格、位格等(8)。例如赛夏语。

表 2 赛夏语人称代词的格形式

	1sg	1pl-excl	1pl-incl	2sg	2pl	3sg	3pl
nominative	jako/jao	jami	ʔitaʔ	ʃoʔo	mojo	sia	lasia
accusative	jakin	ʔinijaʔom	ʔinimita	ʔisoʔon	ʔinimon	hisia	hilasia
genitive	maʔan	nijaʔom	mitaʔ	niʃo	nimon	nisia	nasia

少量语言有尊称、通称或谦称、鄙称的区分,例如傣语西双版纳话和丽江纳西语(青龙乡)等。纳西语第一和第二人称可能依据说话对象选择用词,主要涉及长辈、平辈和晚辈三类。例如:

表 3 纳西语人称代词的尊称与通称形式

	1P	2P (晚辈)	2P (平辈)	2P (长辈)	3P (平辈)	3P(长辈)
singular	ŋə ²¹	nu ²¹	u ³³ ŋua ⁵⁵	ŋv ⁵⁵	thu ³³	the ²¹ gv ³³ ma ⁵⁵
plural- excl	ŋə ³³ ŋguw ²¹	nu ³³ ŋguw ²¹ , na ¹³ xə ³³	u ³³ xə ¹³ , ua ⁵⁵ xə ³³	ŋv ⁵⁵ xə ³³	thu ³³ ŋguw ²¹ / tha ¹³ xə ³³	the ²¹ gv ³³ ma ⁵⁵ xə ³³
plural-incl	ŋə ⁵⁵ ŋguw ²¹					

至于第 11 项,南岛语和少量藏缅语(例如嘉戎语茶堡话)存在句法上的人称代词黏着形式,这些形式主要依据句法功能和位置分布出现,与自由形式具有相同的意义。例如台湾卑南语主格都用黏着式,与中性格的自由式意义相同。第一人称黏着式-ku(单数),-ta(复数包括式),-mi(复数排除式),比较中性格自由式,第一人称 kuiku(单数),taita(复数包括式),mimi(复数排除式)。

第 12 项所指需要详细讨论,此处仅列举一例。我们知道南岛语的一支曾于约 1000 年前迁徙至海南三亚,这支语言目前称为回辉语。回辉语从一种多音节无声调的语言转变为单音节型有声调语言(Thurgood, 1999),它的代词系统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试观察代词系统:

表 4 回辉语人称代词的词干与派生形式

	1P				2P		3P	
	excl		incl					
	stem	affix	stem	affix	stem	affix	stem	affix
singular	kau ³³				ha ³³		nau ³³	
plural	ta ³³ / mi ³³	ta ³³ zaŋ ³² / kau ³³ zaŋ ³²		ta ¹¹ phi ⁵⁵	va ¹¹	ha ³³ zaŋ ³²		nau ³³ zaŋ ³²

按照南岛语的特征,其代词系统的单数与复数对立属人称-数词干型(即词干人称与数对立不可再分析),目前这个特点仍能从回辉语中观察到,唯有第三人称已丧失或未产生独立的人称-数词干型复数形式。第一人称复数词干为 ta³³,添加词缀 zaŋ³²(人)构成新的派生形式 ta³³ zaŋ³²“我们”,但同时也能够用单数形式添加该词缀构成复数形式 kau³³ zaŋ³²。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也利用单数词干加词缀构成复数。回辉语之所以出现添加词缀的派生性复数代词,并且有多种复数形式并存,这是语言变化过程中的典型现象,这种变化很可能是受到语言演变以及语言接触影响导致的。(江荻,2009)

以上有关东亚语言人称代词涉数范畴现象只是举例性的简述,使读者对东亚数百种语言的代词系统有一个概貌性的了解。以此为背景,本文着重讨论东亚各大语族人称代词涉数的形态结构与表达方式,希望厘清东亚语言人称代词涉数现象,并从发生学语族和地理分布角度观察人称代词涉数特征及所反映的语族关系。

二、东亚语言人称代词的涉数范畴与形态结构

为了阐明东亚语言人称代词与复数(或多数)的关系,本文将按照语言的地理分布及语族逐组讨论。所讨论的语言按照目前的

系属观点分为八大语族或语系,南岛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亚语族、藏缅语族、汉语族、阿尔泰语族(包括朝鲜语)。人称和数的表示形式采用 WAL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Martin Haspelmath etc., 2005) 分类体例,所涉及的有:人称-数词干型(person-number stem),即单数与复数的词干不同,不可分析;①人称-数词干+数词缀型(person-number stem with a plural affix),②即单数与复数的词干不同,不可分析,同时添加复(/双)数词缀;人称-词干+数词缀型(person stem with a plural affix),即单数和复数词干相同,添加词缀表示复数。

2.1 南岛语族 该语族分布于东亚大陆最东端,以台湾南岛语为例。表 5 的 6 种台湾南岛语人称代词区分单数与复数,第一人称复数区别排除式与包括式,没有双数形式,人称单数与复数对立,是人称-数词干型,没有性别、远近指称和尊称与通称的区分,但格形式丰富(参见上文赛夏语),部分语言存在黏着式与自由式两套系统,例如表中的卑南语。

表 5 台湾南岛语人称代词系统

	1sg	1pl-excl	1pl-incl	2sg	2pl	3sg	3pl	
雅美语	jaken	jamen	jaten	imu	inju	ia	siza	
巴则海语	jaku	jami	ita	isiw	imu	imisiw	jamisiw	
噶玛兰语	aiku	aimi	aita	aisu	aimu	aizipna	qaniau	
赛夏语	jako/jao	jami	?ita?	?o?o	mojo	sia	lasia	
邵语	jaku?	jamin	?ita?	?ihu?	manijun	tsitsu?	tsajtsui	
卑南语	-ku	-mi	-ta	-ju	-mu	Ø	Ø	黏着
	kuiku	mimi	taita	juju	muimu	taita	na?ungu	自由

① 原则上术语词干与词根(根语素)有区别,考虑到本文既涉及藏缅语、汉语等单音节词根型语言,也涉及南岛语、阿尔泰语等多音节词干型语言,故仍沿袭 WALS 的“词干”术语。

② 数词缀通常包括复数词缀和双数词缀。